

03 | 叙述事实与  
历史事实

Narrative Facts  
and Historical Facts

Volume 2, Number 1, 2015

# 世界历史评论

The World Historical Review

陈恒 洪庆明 主编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文本、前沿和现代意义

于 沛

证据与可能性：为《马丁·盖尔归来》所作的后记

[意] 卡罗·金兹堡

史学革命进程中的法国大革命

[法] 艾丽丝·热拉尔

民族国家之内和之外的历史——美国史研究的新视野

王旭、王晓德、李剑鸣、王立新

吉巴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传》看“金属”中的人类历史

李隆国

古代希腊的葬礼

吴晓群

18年纽约中国学会议及其启示

陈怀宇

古代希腊早期铭文译注

张 强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 世界历史评论

The World Historical Review

陈恒 洪庆明 主编

03 | 叙述事实与  
历史事实

Narrative Facts  
and Historical Facts

Volume 2, Number 1, 2015

叙述事实与历史事实

陈 恒 洪庆明 主编

出品人：王 蕾

总 编 辑：姚映然

扉页题字：刘家和

责任编辑：马晓玲

封扉设计：园 里

美术编辑：高 熹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20mm 1/16

印 张：22 字 数：293,000 插 页：3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ISBN：978-7-208-13138-5 / K·23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述事实与历史事实 / 陈恒, 洪庆明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世界历史评论)  
ISBN 978-7-208-13138-5

I. ①叙… II. ①陈… ②洪… III. ①世界史-文集  
IV. ①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2344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 目 录

## 专 论 / Research Articles

- 003 于 沛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  
——文本、前沿和现代意义
- 018 [意] 卡罗·金兹堡 文 李 根 译  
证据与可能性：为《马丁·盖尔归来》所作的后记
- 042 吕厚量 “上帝选民”抑或“帝国子民”？  
——犹太教与罗马帝国两难抉择之间的史家约瑟福斯
- 068 李隆国 从结巴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传》看“金属”中的人类历史
- 083 伍 斌 试析约翰·海厄姆的史学思想
- 099 吴晓群 古代希腊的葬礼
- 137 孙群郎 美国“景观设计之父”奥姆斯特德的景观设计及其  
彭美元 影响
- 155 陆伟芳 英国治理选举舞弊进程与立法举措  
——以 1883 年防止选举舞弊法为例
- 174 陈怀宇 1928 年纽约中国学会议及其启示

## 评论 / Review Articles

- 213 [法] 艾丽丝·热拉尔 文 黄艳红 译  
史学革命进程中的法国大革命：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和多元修正主义
- 233 李 娜 跨文化视野下的公众史学  
——中国首届公众史学高校师资培训

## 专题讲坛 / WHR Forum

- 261 王 旭 王晓德 李剑鸣 王立新  
民族国家之内和之外的历史  
——美国史研究的新视野

## 文献与史料 / Sources and Documents

- 307 张 强 古代希腊早期铭文译注
- 313 刘衍钢 斯特拉斯堡战役文献

## 343 Contents and Abstracts

- 348 征稿启事

专论 | Research Articles



#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

## ——文本、前沿和现代意义

于 沛

《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生前最后留下的文字之一。马克思一生都在研究世界历史，因为他早在中学时代就有一个理想，就是把他自己的一生和人类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为整个人类服务。他在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要选择对人类作最大贡献的职业，那样，我们所得到的将不是微少的、可怜的、自私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属于亿万人民。”马克思一生所献身的事业，和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所以，这决定了他对世界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若想了解任何问题，或者思考任何问题，抑或解决任何问题，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历史思考，没有对这个问题历史的了解，任何问题都无从谈起，即或要谈也是很肤浅的，或就事论事，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一

马克思一生都在研究世界历史，他留下的《历史学笔记》，约合中文 165 万字。在这里，我想谈《历史学笔记》的文本、前沿和现代意义，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历史学笔记”？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在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除标题是《历史学笔记》的著作外，还有一个广义的“历史学笔记”，其内容除《历史学笔记》外，还包括《古代社会史笔记》（也被称作《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马克思两部历史学笔记



的内容是什么？主要特点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围绕着历史学笔记，不管是广义的历史学笔记，还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学笔记，国内外学术界都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这些问题？我以为，这些问题的价值不在于回答了什么，而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因为提出的那些问题，对于丰富、完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有一定的启迪意义；至于它回答的具体内容，都可视为一家之言。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或者说我们只吸取其中的一部分，这都无妨。第三，思考我们学习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现代意义，我想，这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对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了解相对还比较少，我们应该了解它，因为它不仅是了解人类历史过程的一部重要的作品，而且也是我们今天思考、回答世界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一部作品。它是历史著作，但具有现代的启迪意义，具有现代的价值。

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的伟大贡献：一是剩余价值理论，另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原理、它的内容、它的价值，我们从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我们都在不同程度地来深化、拓展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停留在这样一个认识的阶段：唯物史观是一个逻辑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概念、范畴、理论的描述，是通过逻辑的思维来表现出来的。我们的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今天谈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时，我们首先想强调的，唯物史观既是逻辑思维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证的产物。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由两个方面来构成：一个是逻辑思维，一个是实证研究；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在逻辑思维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历史学笔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并非马克思所做的唯一编年史，而是马克思一系列历史学笔记里的一种。马克思一生在历史学研究中，一共做了7个编年史摘录，分别是：克罗茨那纳赫笔记中关于法国和德国的2个编年史；巴黎笔记中关于古罗马的简短编年；1857年1月关于俄国的编年史；1860年6

月关于欧洲历史的编年史；1879年《印度史编年稿》；1881—1882年《历史学笔记》。从前6个编年史的写作情况看，马克思都是为了使自己熟悉所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而做的。可以说，就像“读书就作摘录”的习惯一样，通过做编年史，以熟悉所研究问题的历史史实，是马克思的研究习惯。这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相对于前6个编年史来说，《历史学笔记》篇幅比较大，与马克思晚年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有直接关系。这一研究，是他经济学写作计划的重要内容。但是也不尽如此，例如，在《印度史编年稿》中，马克思十分关注印度人民抵抗英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针对殖民主义者所宣扬的印度人在入侵者面前随时准备屈服的谰言，马克思用事实进行了驳斥，认为这是反对英国恶棍和吸血鬼的战斗，使人们看到，印度人民如何前赴后继保卫自己的家园。对历史上动摇欧洲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如扎克雷运动（法国）、瓦特·泰勒起义（英国）、胡斯战争（捷克）等，马克思认为这是欧洲封建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在《历史学笔记》中都有记述。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还是其他的编年史笔记，并不是简单地、更不是随心所欲地摘录。在摘录的过程中，马克思有针对性地补充了很多内容，同时对欧洲历史学家的作品，还有一些订正。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阅读的过程中，写有一些很重要的评语。这些补充、订正，以及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批语、评价等，具体地反映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的认识，是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内容。《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后的成果，集中地反映了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宏观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尽管是以实证的形式提出和展开，但其实质，却涉及欧洲或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19世纪中叶到后半期，欧洲和整个西方的历史学发展，体现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以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多被忽视，或极其简略，或多被歪曲。要对人类历史矛盾运动过程，能真正有所了解，仅仅靠欧洲的历史文献，实际上是不够的。马克思在可能的条件下，想尽办法来寻找亚洲、非

洲、北美等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献和历史作品。这些资料虽然十分缺少，但马克思在他的《历史学笔记》和其他的历史编年笔记中，还是有所反映，有些内容甚至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有关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花刺子模人的历史等。此外，对北欧、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历史，他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学习和研究《历史学笔记》中所摘录的文献资料，有助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思想。中文本《历史学笔记》系根据苏联1938年、1939年、1940年和194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V、VI、VII、VIII卷翻译，1992年9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2004年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议重印此书，译校者（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部）借此机会对译文做了修订，2005年11月出版。

《历史学笔记》写有四个笔记本。马克思在《笔记》写下后不久逝世。恩格斯在整理这部手稿时，为其加上《编年摘录》（*Chronologische Auszüge*）的标题，并为每个笔记本加上了编号。因此，后来也有人将这部《历史学笔记》称为《编年摘录》、《世界史编年摘录》，或《编年大事记》。世界历史研究是马克思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当时使用的主要文献资料是：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尽管时代的和社会的局限，使得这些作品中有一些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内容，他在《历史学笔记》中对其进行纠正，甚至有很严厉的批判，但这些著作毕竟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史研究中一些优秀的、重要的作品，有一定的代表性，马克思的这些选择反映了他自己的学识，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他的《历史学笔记》的价值。

《历史学笔记》内容丰富，但并不是面面俱到。马克思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欧洲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评述，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封建制度瓦解。历史事实表明，是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孕育出来

使其瓦解的条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在欧洲之所以能够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得到发展，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外因，不是人为强加给它的。

二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一般认为，民族国家的起源，要追溯到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和资本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学笔记》中，这不仅是一个基本理论，更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欧洲，从16世纪以来的几百年间，民族国家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以单一或多元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欲深入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能不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是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斗争。了解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斗争，同样是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需要。这些斗争的表现形式不一，从不曾停止。历史矛盾运动过程中的进步趋势不可逆转，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曲折，或者是一些暂时的停顿，甚至是倒退，也不必大惊小怪，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统治的过程，是一个激烈、复杂的斗争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些内容不仅有助于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有助于认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四是与这一时期欧洲历史有关联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历史。马克思高度关注与之关联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历史，其原因与内容，前已述及，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是，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仅从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的内容即可看出，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这四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不是随意来选择的。为什么呢？因为把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和马克思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选择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历史学笔记》，是通过实证研究，通过历史过程中确凿的历史事实，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

## 二

一开始我们讲了,《历史学笔记》的内容,是以公元前1世纪初开始到17世纪中叶的历史,而公元前1世纪以前的历史,则记述在另外的一本笔记里面,这就是《古代社会史笔记》。该书是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就公元前1世纪以前欧洲历史所做的详细的摘录。1996年,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单行本。公元前1世纪以前,欧洲历史的主要内容是古代希腊从原始氏族制度向奴隶制度演变的历史。所以《古代社会史笔记》,在国外多被称《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和《古代社会史笔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晚年的历史研究,所以研究者多将两部笔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常合称为马克思的“两部历史学笔记”。

《古代社会史笔记》的内容是:《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1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版)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伦敦版)一书摘要》,《纳·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1985年,中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曾发表其中《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纳·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1987年,《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期发表了《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

对这部笔记的称谓,大体有以下三种:一是“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有相通之处,时常混用。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唐纳德·凯利、诺曼·莱文,以及布洛赫等人多这样使用。

二是“古代史笔记”或“东方社会笔记”,这主要以苏联的学者为代表。

他们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要问题，是要探索根据西欧材料建立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东方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

三是统称“马克思晚年笔记”。这种称谓不涉及笔记的具体内容，但意思模糊。

以上三种称谓中，“人类学笔记”称谓正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这部笔记内容的误读：第一，将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同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混为一谈。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人类学”是个广义概念，往往是“人本学”的同义词，更多地是强调“人的本质”及其社会发展的含义。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学的本体论”（anthropological ontology），也就是“人本学”（Anthropoontology）的意思。第二，忽略了对马克思理论革命性特征的关注。1880年，纽约《太阳报》记者约翰·斯温顿采访马克思时，曾问及“什么是存在”，马克思“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斗争’”，“为人类解放而斗争”，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

马克思晚年摘录的两部历史学笔记，并非是受“不可饶恕的学究气”驱使，逃避现实进行所谓“纯粹学术性的人类学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从未停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古代社会史笔记》也是如此。他摘录的虽是人类学著作，但其目的却是为了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私有制和国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和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的本质内容，完全是一致的。

《古代社会史笔记》的主要理论贡献，首先是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如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希腊和罗马的氏族，以往限于研究条件，不少问题都是个谜，如今可以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史前史、人类的原始历史找到了新的基础。此外，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也适用于说明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丰富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经典作家第一次描述了如下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序列：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式。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提出，

“一般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sup>①</sup>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首先引用了自己在《资本论》中关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的论述，然后指出：“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sup>②</sup>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他（俄国社会学家、政治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名代表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sup>③</sup>。此外，关于从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的转化，经典作家也提出了新的观点。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曾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研究了古代社会史之后，对此进行了纠正。1847年前，人类的史前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无人知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后来随着哈克斯特豪森、毛勒，特别是摩尔根等学者史前史研究成果的问世，才充分证明了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才开始分裂出对立的阶级。这样，《共产党宣言》上面那句话，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sup>④</sup>而不再是“一切社会的历史”。

其次，对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论断进行了修正。马克思在研究古代社会史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没有停止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修改，没有停止《资本论》其他内容的写作。例如，指出俄国的土地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欧的特殊形态；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4页。

③ 同上书，第341-34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多种多样的形式。依据印度村社土地所有制演变的实证资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关于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论断。马克思十分重视各国土地制度及其演变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用西欧模式说明和概括一切。如印度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看不到西欧的土地庄园化、社会的农奴化、政治割据等。

最后，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实证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趋势，进一步论述了历史发展规律，使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其他诸如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理论，以及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的相互关系理论等等，也得到实证性的直接或间接的说明。1884年，恩格斯根据该笔记中的《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完成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的副标题即为“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是马克思生前已经开始而没有完成的工作，它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系统的重要著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一样，是他历史理论的深化。如果说《古代社会史笔记》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第一次深化，那么，《历史学笔记》则是继“人类学笔记”之后的第二次深化。

### 三

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发行，书名是《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引起广泛反响，很快日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等多种文本面世。劳伦斯·克拉德最初整理的是《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纳·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摘要》四部著作的笔记，



“一般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sup>①</sup>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首先引用了自己在《资本论》中关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的论述，然后指出：“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sup>②</sup>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他（俄国社会学家、政治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名代表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sup>③</sup>。此外，关于从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的转化，经典作家也提出了新的观点。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曾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研究了古代社会史之后，对此进行了纠正。1847年前，人类的史前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无人知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后来随着哈克斯特豪森、毛勒，特别是摩尔根等学者史前史研究成果的问世，才充分证明了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才开始分裂出对立的阶级。这样，《共产党宣言》上面那句话，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sup>④</sup>而不再是“一切社会的历史”。

其次，对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论断进行了修正。马克思在研究古代社会史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没有停止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修改，没有停止《资本论》其他内容的写作。例如，指出俄国的土地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欧的特殊形态；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4页。

③ 同上书，第341-34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